

## 向善的皈依

### ——也论《醒世姻缘传》叙事感情倾向\*

柴胜峰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47)

[摘要]小说的感情倾向,由惩恶最终向善的皈依,是作者受当时陆王心学“格物致知”、“复性”论和禅净二宗“带业往生”等时代思潮的影响,也是儒释道三教融合欲挽救世道人心共同旨归。这可从叙事结构上、作者对人物的感情倾向上和作者对事件的褒贬评价这三个方面得到充分的印证。

[关键词]时代思潮;向善皈依;叙事结构;感情倾向;事件褒贬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1-136-04

在明代中后期,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醒世姻缘传》。《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是继《金瓶梅》之后又一部文人独自创作的白话世情小说。该小说以明代正统年间至成化年间(约1440-1485)为故事的时代背景,反映了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社会的现实生活。《醒世姻缘传》以家庭的描写为轴心而旋转出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了真实而又广阔的封建社会生活的画面。其独特之处在于它以明代人写明代事,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当地(武城县,后又转至明水镇)的风土人情和社会现实。胡适称《醒世姻缘传》为“一部十七世纪的写实小说,是一部最有价值的社会史料”<sup>①</sup>。近代诗人徐志摩也称赞《醒世姻缘传》“是一个时代的社会写生”,是“五名以内的一部大小说”<sup>②</sup>。作者运用自己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把广阔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总囊起来,融和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正是这个整体就象一个剔透的水晶,把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给折射出来了。本文就这个水晶反射的光色做一下研究,即谈论这篇小说的叙事感情色彩。

关于《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感情倾向:有人认为是“善恶之谈”<sup>③</sup>,体现了作者劝恶为善的说教意图;有人认为是宣扬“理想姻缘”的,并把“理想姻缘放到决定理想人生的高度”<sup>④</sup>;有人认为是“儒家理念统摄下的神道教化”<sup>⑤</sup>;还有人认为是“说报应——劝善”<sup>⑥</sup>,但我以为:第一,《醒世姻缘传》是通过姻缘的描写来反映社会现实的世情小说,体现了作者儒、释、道思想的交融,而不是由谁来统帅谁。第二,论者也没有细致的分析作者是如何通过多种方

式来表现他的向善皈依的主题思想及叙事倾向的。因此我认为对上面两个问题有必要做进一步研讨。

先看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醒世姻缘传》写的就是晁源两世姻缘,通过他两世恶姻缘的描写,来反映作者劝恶为善、向善皈依的意图。我们知道晁源、狄希陈可谓做恶累累,却仍让晁源托生为人,狄希陈最后幡然醒悟也得以解脱,都给了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是何故?

我们知道,明朝中晚期流行的时代思潮主要是陆王心学和禅净二宗,处于当时的作者也必然浸染其中而受很大的影响。首先,王学及王学左派大行其道,从而引发了文人关于儒家情感上的变化,已不是之前的“由礼节情”,或是“以理节情”,而是任情。它更富有人性之情、伦理之情的特征。王阳明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发挥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其主张“天理”即孟子的“良知”。王艮就曾经说过:“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后文艺……,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德行为重,六艺为轻,如此则士皆争自刮磨砥砺,以趋于道德仁义之域,则宾兴可行矣”<sup>⑦</sup>。陆九渊也说过“道,未有外乎心者”<sup>⑧</sup>。只要心存善念,便可向善,强化了主体意识、道德色彩。说明了作者劝人为善的理想主义成分,所以作者在最后才让众多的人物都向善皈依了。

其次,在那时参禅修净之风也甚为流行,如袁宏道、李贽等人就参与其中。而此时,佛教中的禅、净二宗,更是流传甚广。此二宗的相通之处在于:易行道,体现在“如有十恶五逆众生,只要在临终时,一念悔改,至心十念,也可带业往生”<sup>⑨</sup>。至此,我们也不难

\* [收稿日期]2006-09-24

[作者简介]柴胜峰(1981-),男,湖北荆门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理解在小说的最后,狄希陈在一番醒悟之后便脱离苦海了。

再看,这两种思想是如何在小说中体现的。以晁源为例,与他儿子晁梁做个比较。晁源“因系独子,异常珍爱”,“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套雀钓鱼,打围捉兔”,全然一副纨绔子弟、游手好闲的模样。他又与“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账魔君”相结交。而他的儿子作者是这样写的:“小和尚长了十四岁,留了头发,变了个唇红齿白的好齐整学生,读书甚是聪明,做的文章有五六分的光景”。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差异:1、晁源与晁梁同生于富裕之家,晁源因是独生宝贝儿子,其父母溺爱而疏于管教,而晁老夫人恰是吸取了教育儿子失败的教训而严教孙子;2、晁源专与狐朋狗友勾三搭四,属于交友不慎,而晁梁无此劣迹;3、晁源深受其父之影响,诸如纳妾、贪赃枉法,无所不为,有其父的耳濡目染,而晁梁是生活在行善积德的晁老夫人的身边,言传身教有直接的影响。综上所述:在作者看来一个人的恶化及善化,均是有原因的。人不是天生的恶,而是后天形成的,这是继承了儒家“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的思想,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作者没有一开始就把晁源钉在十恶不赦的柱子上,而是一点一点地写出了晁源恶的原因,从而突出后世教化的作用。

但是,又如何理解晁源托生为狄希陈,以及狄希陈最后在知道前后因果后,幡然醒悟,便永登极乐了呢?照理,象狄希陈这样的人物也不该如此。正如别人抱怨的:“据他如此为人,这般行事,必定该堕落轮回,怎生还得人身,且又托生男子?据他方才自道,又做了朝廷的命官,这个报应却是怎生的因果?”根据佛教的“十恶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晁源和狄希陈可以说是“无一幸免”。按照佛理,他们应是十恶不赦,至少应该堕落在六道轮回(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里的饿鬼。可又为何让晁源转世为人、让狄希陈在最后脱离苦海呢?这是因为在明朝中晚期,佛教中的“易行道”的禅、净二宗在当时是铺天盖地。它所强调的是心中有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即便是生前十恶不赦,一念悔改,也可到达极乐。所以作者的有意安排是受当时这种宗教思想影响的。而全真教祖师王重阳也说过:“诸贤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也”<sup>⑩</sup>,与佛家的“本性是佛,离心别无佛”<sup>⑪</sup>,是何其的相似!

正如约·阿·克雷维列夫所说:“社会下层即使并不反对官方宗教,也仍然具有自己的信仰和崇拜。这些信仰和崇拜更加适应于他们的社会存在和文化水平,而最主要的是反映了他们的阶级利益。”<sup>⑫</sup>作为通俗的世情小说,作者试图通过简单的因果报应来贯穿整部小说,以此样的形式来反映作者的这种教化,劝人为善,最后向善皈依,以挽救日益沉沦的世道人心的意图。

从上面的分析看,体现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交融。其实,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早就说过:“窃尝学览百家,理综三教,并知三教之同此一道也,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sup>⑬</sup>,王阳明门人王畿也认为“学佛老者,苟能以复性为宗,不沦

于幻妄,是即道释之儒也”<sup>⑭</sup>。“吾儒之学与禅学、俗学,只在过与不及之间”<sup>⑮</sup>。儒、释、道三家在这里融会到了一点:人善就要求“反求诸己而已”,即强调主观的自我反省即内心的作用,正如陆九渊说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是理也”<sup>⑯</sup>,强化教化的作用。在王守仁心学四字教中说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sup>⑰</sup>,而佛家也说“只汝自心,更别无佛”<sup>⑱</sup>,只要心存善念便是性善,便为人们永远敞开着向善的大门,即使是到了最后一刻才幡然醒悟也不为迟。

而署名“东岭学道人”的“凡例”称此书“多善善恶恶之谈。……愿世人从此开悟,遂使恶念不生,众善奉行,故其为书有裨风化”,算是一语中的!其对于社会道德风化的裨益无疑是本书创作的动机,而突出了“醒世”的主旨!据此,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作者的叙事感情倾向。

## 二

我们看看从晁源到狄希陈两世姻缘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由恶到善的。

首先,晁源倚靠其父有钱有势的背景,在乡里为霸一方,娶娼妓珍哥为妾,渐次厌弃发妻计氏,并且纵妾凌妻,最后逼迫其妻含辱上吊自尽。此外,还在外肆意勾三搭四,最终也因此送命。晁源生前在一次围猎取乐的时候,箭杀了一只临死前求饶的妖狐,种下了孽根,造成了后世冤仇相报的前因。即是晁源的恶姻缘的由来。晁源因奸情败露被皮匠所杀,转而投生到绣江县明水镇地主狄宗羽家为子,唤做狄希陈。妖狐托生到同地的薛教授家,名叫薛素姐,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百般不可能,可命运的撮合,使两者结为夫妇,之后薛素姐为前世冤仇,恨其临危前不救其命反而射杀她,对狄希陈进行了百般的虐待,乃世之罕见。而前世嫡妻计氏托生为童寄姐,后嫁给狄希陈为妾,也为报前世晁源纵妾凌妻之恨,使之被逼上吊自杀,也是对狄希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虐待和打骂;前世妾珍哥则托生为珍珠,成为童寄姐的奴婢,则被童寄姐报前世虐她之仇,逼她之恨,虐待至死。

在此同时,作者也写了晁老夫人的善,与前面写的恶并行发展。作者对晁老夫人突出的是一个“疏财”之举,当然也有她的大量和大度。在晁老爷及其儿子死后,大行善举。她不仅把自己家的土地分给了族人,而且对每个人都是一律平等,不管其人对她如何。也把晁家父子通过不当手段得来的土地和财物都归还了原主。在灾荒的时候,她自己拿出钱粮去救济了万千的灾民。正因为这样,县长亲自为其挂匾,皇帝也封她为三品诰命夫人,百姓称其为“活菩萨”。而且她在很多时候也是以德报怨,在她孤儿寡妇的时候,晁无晏及晁思才对她百般的使坏,处处与她为难,直到后来分田分财给他们,他们还不知足,却仍贪得无厌。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晁老夫人的大度及以德报怨,与上面二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最后狄希陈听了和尚之言后,突然醒悟,脱离苦海,突出了最终向善的回归。

## 三

第二,在整部小说中,作者在描写和刻画人物的时候,大多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表现出善恶分明。美国当代批评家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艺术家具有一种道德义务,作为他要‘写好’的审美义务的基本部分……当人类活动被用以创造艺术品时,创造的形式绝不可能与人类意义相分离,包括道德判断,只要有人活动,它就隐含在其中”<sup>⑨</sup>。

我们权且举三个人物的描写来说明,一是晁源,二是晁源之子晁梁,三是狄希陈。小说的开头,便可以看出作者所寄予的感情色彩。介绍晁源的时候,以“读书欠些聪明,性地少些智慧”来开始描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接下来又以“专以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以及“他这飞扬泄越的性子”来给这个人物画像。这样就把晁源描写成了一个游手好闲,不爱读书,又交友不善,性子跋扈的公子哥形象。显然,他不是作者所喜欢的。也正因为他是这样的性格才会与“这伙人”——“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新发户、混账魔君”相结交;与这伙人去打猎,射杀了妖狐,引来了后世的冤孽;也才会把娼妓珍哥娶回家中,并受珍哥诱使把发妻计氏逼死上吊。

晁源之子晁梁,作者在第三十六回中写道:“小和尚长了十四岁,留了头发,变了个唇红齿白的好齐整学生,读书甚是聪明,做的文章有五六分的光景”,这个“小和尚”便是晁梁。作者描述,“唇红齿白”,“好齐整学生”,“读书甚是聪明”,与他的父亲相比较,便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异。所以晁源才有两世的孽报和冤仇,而其子作者则用“晁孝子刮股疗亲”来赞美他,一个“孝”字便凸现了作者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所倾注的感情。虽然两人乃父子关系,可两人的性格大相径庭,作者对待两人的态度也是迥然不同。

再看晁源转世之身狄希陈,作者描写人物之前,第三十三回的回首《临江仙》的下半阙:“惟虑冥顽能败塾,嬉游荒业离群。一隅徒举枉艰辛,师劳功不倍,弟怨道非尊。”说的意思就是若是一冥顽不灵的学生,整天只知道玩乐,即使老师再辛苦和努力也是没有效果的,学生反而责怪自己学的不是正道。而且在文章中,作者也依照这个意思写了一大段文字来说明私塾教书的不容易。其实,这正是为了狄希陈的出场预作铺垫和伏笔。待狄希陈出场时,作者这样刻画他:“凡是百事情,无般不识的伶俐,只是到了这‘诗云’子曰,就如糨糊一般,这是不用心读书的写照;‘在家中,叫人捍炮仗,买鬼脸,寻琉璃喇叭,踢天弄井,无所不至’,这是描写他贪玩而不思进取,歪门邪道他倒是样样精通;这样把一个读书不用功却又呆板顽皮而不善读书的小孩子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几岁时又勾搭上娼妓孙兰姬,真是一个典型的晁源的来世翻版。

无怪乎,两人的遭遇也是何其的相似!也难怪两人本身就是前生和后世。

## 四

第三,作者在文中对事件的褒贬评价上,也可见出爱憎分明,突出了善,表示了对恶的痛恨和厌恶。

这一点可以从回目中得到印证。如第二回是“晁大舍伤狐致病,杨郎中卤莽行医”,杨郎中根本没有仔细观察晁源的病情,而是主观臆断,认为晁源是过于贪酒色而导致的身体虚弱,而不是因为他射杀了妖狐遭到了报应。实际上,杨郎中也根本没有本事去查清楚病情,他自己就是一个盲医。“卤莽”二字便看出了作者对杨郎中的嘲笑和讽刺。如第十九回,写到“大官人智奸匹妇,小鸦儿勇割双头”。这里写的是晁源与皮匠之妻偷情却被皮匠当场捉住,皮匠小鸦儿割了自己老婆和晁源的脑袋。一个“勇”字说明了作者对小鸦儿的行为表示了认同。认为小鸦儿这样做是对的,才冠以“勇”的字样;而对晁源的厌恶,对他的死是持肯定态度的。又如第五十九回的回目是“孝女于归全四德,悍妻逞毒害双亲”,一个“孝”字和“全”、“逞”、“害”,把作者的喜好厌恶表达的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把回目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词给罗列出来:“卤莽”、“胁肩谄笑”、“纵”、“贿”、“恃”、“惑”、“昏”、“恨”、“作威”、“贪”、“刻薄”、“负义”、“义士”、“哲”、“智”、“勇”等等不一而足,凡是作者这些感情色彩明显的词都代表了作者的喜好与厌恶,表示对人对事的评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作者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良苦用心,他的一言一词都代表着他的感情倾向和偏好。但是,作者也没有回避描写一些恶的、丑的东西,其用心在于暴露这些,揭露这些。他也没有仅仅停留在暴露和揭露的层面上,而是把出现这些恶的、丑的原因给揭示了出来,仅仅发现问题是不够的,也要最终解决问题。不仅如此,他也为我们树立榜样,在打倒一个反面人物的同时,也为我们树立了正面的形象。这也就是这部小说的主旨所在,也是作者的叙事感情倾向,就是表彰善的,扬弃恶的,从而达到警醒世人向善皈依、以救世风的目的。

## [注 释]

- ①胡适.醒世姻缘传考证·余论.
- ②徐志摩.醒世姻缘传·序.
- ③付丽.善恶之谈:(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学术交流,2004,(11).
- ④曹明霞.试析(醒世姻缘传)的主旨和格调.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4).
- ⑤付丽.儒家理念统摄下的神道教化——论(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学习与探索,2002(5).
- ⑥邹宗良.(醒世姻缘传)因果报应思想新诂.蒲松龄研究,1996,(2).
- ⑦明儒王心斋先生遗编(卷一)王道论.
- ⑧象山全集(卷十九)敬斋记.
- ⑨周群.儒道释与晚明文学思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 ⑩授丹阳二十四诀.
- ⑪坛经·机缘品.
- ⑫(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第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⑬张三丰全集(卷一)大道论(上篇).

- ⑭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七)三教堂记.  
 ⑮王龙溪先生全集(卷十五)自讼长语示儿辈.  
 ⑯象山全集(卷十一)与李宰书.  
 ⑰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  
 ⑱坛经·般若品.  
 ⑲程锡麟.析布思的小说伦理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68.

## [参考文献]

- [1](清)西周生著,晓廖,刘霞,肖寒点校.醒世姻缘传[M].安徽文艺出版社,2004.  
 [2]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哲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周群.儒道释与晚明文学思潮[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4]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佛教文化面面观[M].齐鲁书社,1989.  
 [5]杨国荣.善的历程——儒家价值体系的历史衍化及其现代转变[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熊笃,段庸生.(三国演义)与传统文化溯源研究[M].重庆出版社,2002.  
 [7]付丽,陈喜辉.大众文化立场上的谐俗叙事——论《醒世姻缘传》叙事的文化品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8]乔力.论《醒世姻缘传》的结构特征与情节关系[J].东岳论坛,1996,(4).  
 [9]王建科.明清长篇家族小说及其叙事模式[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10]周奎生.试析《醒世姻缘传》情节结构中的双坐标体系[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3,(2).  
 [11]王立鹏.从《醒世姻缘传》的思想内容和结构看其作者[J].明清小说研究,1997,(3).  
 [12]付丽.善恶之谈:《醒世姻缘传》的叙事框架[J].学术交流,2004,(11).  
 [13]付丽.儒家理念统摄下的神道教化——论《醒世姻缘传》的神道设教[J].学习与探索,2002,(5).  
 [14]曹明霞.试析《醒世姻缘传》的主旨和格调[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4).  
 [15]魏文哲.果报思想与《醒世姻缘传》的主题[J].徐州师范学院报,1995,(1).  
 [16]邹宗良.《醒世姻缘传》因果报应思想新论[J].蒲松龄研究,1996,(2).

(责任编辑:朱德东)

## Returning to virtuousness

—On narrative tendency of feelings of *Sophisticated Marriage Story*

CHAI Sheng - f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7, China)

**Abstract:** The feeling tendency of novels and their returning to virtuousness from evil are that the authors are influenced by the era thinking tide such as LU Wangxin School's "knowing the world by studying the materials" and "returning to human nature" and Second Zen's "using working methods to survive" and are the human thoughts' returning to saving the world by integrating three religion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which can be tested from three aspects of narrative structure, authors' feeling tendency towards figures and authors'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mments on the events.

**Keywords:** era trend of thought; returning to virtuousness; narrative structure; feeling tendency;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